

语言学系列教材

语用学概论 (修订本)

A Survey of Pragmatics

何自然 冉永平 编著

南教育出版社

语言学系列教材

语用学概论

(修订本)

A Survey of Pragmatics

何自然 冉永平 编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语用学概论(修订本)

何自然 冉永平 编著

责任编辑:陈 凯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16 开 印张:25.75 字数:429000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版第 9 次印刷

印数:16001—19000

ISBN7-5355-0533-3/G·528

定价:36.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修订本前言

1988年,《语用学概论》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率先向国内读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论题,及其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原则。它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语用学启蒙教材。十多年来,它为语用学在我国取得发展起了很好的普及和引导作用,可以说,《语用学概论》(第1版)基本上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不过,近年来国际语用学发展迅速,很多研究课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更新,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点;于是不少读者来信建议我们对原有的《语用学概论》加以扩充。我们也觉得有必要对第一版进行修订,并且希望它能反映这一学科当前的概貌。

为了本书的修订,本书原编著者特意邀请了冉永平博士加盟。我们二人几经协商、讨论,并多方征求意见,决定在总体上保留原来的基本框架,但在论证与分析方面比原书有所深化,如增加了一个自序,对语用学在国内、外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对原书部分章节更作了调整和补充,如补写了全新的第七章(“关联理论”)。我们还在原书共七章的基础上扩展为十章;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我们在书末又分别增加了人名和常用术语对照表。

这次修订过程的许多具体工作是由冉永平博士完成的,原编著者主要负责全书素材的取舍、改造及定稿工作。尽管我们二人都付出了努力,但书中肯定还会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谬误,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也希望得到同行学者的继续关心和帮助,使我们这个修订本得以不断完善,从而推动我国语用学的深入发展。

最后,在《语用学概论》(修订本)出版之际,我们特为国内语言学界的专家、同行和读者对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也为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对我们的关心、鼓励和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

何自然 冉永平

2001年11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自序

在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中,由于受数学与逻辑学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强调语言的形式分析,以发现语言内部的一些抽象规则为目的。于是,他们将那些涉及语言使用而无法作形式化分析的、看似不符常理、甚或令人恼火的语言现象一概不予理会,统统放进“废物袋”。曾几何时,昔日放进这个“废物袋”里的东西如今却成了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语用学的研究领域还在不断地扩大,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77年开始,《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在国际上正式出版发行;1986年,国际语用学学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也宣告成立,而且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语用学研讨会。到2000年,这个著名的国际学术盛会已经进行了七届,每届主题与研讨重点不同,且与会者日众,最多时达数千人。这些都标志着语用学在整个语言学界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语言学的语用学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语言哲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语言的普遍性特征。我们之所以能用语言进行交际、交流,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使用的语言的词语是有意义的,相信我们之间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也大致相同。语言哲学关心的是什么是意义,词语如何获得意义。于是,哲学家们着重探讨语言中的词语之间的关系,它们的意思(sense),它们的指称(reference);研究存在这些词语的那种语言。语言哲学要研究的,包括什么是意义、真理、指称、言语行为等重要课题,它们提出了很多有待语言学家解决的语言本质问题。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语言学的语用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促使语言学家重新认识语言及其研究方法,尤其是语言的运用与理解的方法。可以说,哲学家对语言研究的成果是推动语用学发展的直接动力。

符号学以符号或标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如何产生意义。它涉及人类所有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手势、图像、路标等,符号学所关心的就是“这些符号的意义以及在某一语境条件下所传递的信息”(Innis, 1985:vii)。从符号的一般理论出发,符号学试图回答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存在?在符号系统中不同的符号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符号有什么作用?等等。其实,在交际中,符号产生意义所依靠的是认知、

心理、社会、文化以及语境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了符号学,也就有了研究符号理解和意义产生的心理学;符号学同社会学、人类学、人类文化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等学科的关系都密不可分。语用学也与符号学发生关系,因为它研究符号在语境和使用中产生的意义(Smith & Leinonen, 1992)。正因为语用学研究意义如何表达,研究哪些因素影响意义的形成、表达和理解,它也就成了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即研究人类使用语言的标记系统。

1. 语用学的学科性质

列文森曾在《语用学》(Levinson, 1983)一书中讨论过语用学在语言学理论中的作用。他认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把语用学融合进去,作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层面。他指出,“要构建完整的有关语言能力的理论,找出其组成部分或层面间的逻辑排序至关重要。比如,乔姆斯基(Chomsky)就精彩地论述了句法学在排序方面先于音系学,因为音系描写必须参照句法范畴。与此相反,句法范畴却与音系无关,所以句法学独立于音系学,而音系学则依赖于句法学,只有在句法结构和内容的基础上才能描述音系特征。假如乔姆斯基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是否也可能存在某种已被接受的语法成分依赖于语用学呢,或者说某种语法成分是否需要考虑语用因素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逻辑排序方面语用学必定先于这种成分;这样语用学就必须包括在完整的语言能力的理论之中”(Levinson, 1983: 34)。乔姆斯基本人认为自己的观点一向比列文森的观点更强劲,并坚持普通语言学理论必须把语用学融合进去,不仅作为这个完整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层面,而且应该作为中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从上述角度看,语用学必须是任何全面、综合的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Stemmer, 1999)。

乔姆斯基本人确实认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应该包括语用学,认为语用学不但是这个完整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层面,而且是它的中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的完整学科,一定涉及语言系统本身和语言使用两方面,包括话语的产出和理解。乔氏曾指出,能力(competence)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后者使语言使用者可以利用一些非语言信息(如背景知识、信念等)去使用和理解语言。下面正是乔氏本人验证自己的观点的(Chomsky, 1977, 转引自 Radford, 1981)例子:

(1) Today was a disaster.

如果 A 刚作完讲座后就对他的朋友 B 说了上面这句话,那么 B 就会

通过背景知识去推断这句话的含意；△对今天的讲座不满意。在这里，如果没有语用学的作用的话，我们就难以获取它真正传递的语用信息。再如：

(2) Golf plays John.

从生成语法的角度看，这样的句子不具备语义完整性。但是它却表达了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即含意，而这种意义必须依靠非语言因素或者语用学的力量才能获得。所以，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只有互相合作才能使语言使用者成功地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

乔姆斯基也同意语用学研究中涉及大脑机制，特别是涉及神经机制，这一点正好符合当前语用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认知语用学。因为语言的使用和理解不可能脱离人的认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似乎说明了语用学与生成语法之间的共性。卡斯頓 (Carston, 2000: 91) 指出，“生成语法和认知语用学都属于认知科学。正如其他的认知科学一样，它们都致力于在认知层面作出解释，而不在行为层面进行解释。”卡斯頓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从行为层面的研究中获取认知层面的某些解释，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后者的解释力更强。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斯珀伯和威尔逊 (Sperber & Wilson, 1986a/1995) 的认知语用学理论 (即关联理论) 都是对认知系统的研究，都旨在寻求“生成性” (generativity)；所以生成语法和认知语用学都力求在语言表达上做到完全的明确，而不是依靠语言使用者的直觉去解决问题。这种认识是否可以缩小语用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之间的“鸿沟”，值得继续探讨。

语用学是以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反映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动态的知识体系。从广义的“科学”意义上讲，语用学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有人认为，只有那些可以形式化、并且可以进行推理运算的知识体系才算是“科学”。不过，这样狭义的“科学”观也不能说语用学是“不科学”的。凡是对语用学有全面了解的人都知道，这门学科有许多分支，除了跨文化语用学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社会语用学 (societal pragmatics)、语际语用学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发展语用学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等属于非形式化的语用研究外，也还有形式语用学 (formal pragmatics)。这个学科分支是借助逻辑形式对语用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它的目标是要寻找出一条将语用因素形式化的路子，为人机对话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帮助。所以说，从狭义的“科学”的角度来讲，语用学也在其范畴之内。目前有学者认为，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精神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

科学相似,但是,“语言毕竟是各个民族的语言,还要承认语言毕竟是人的语言,还要重视语言科学某些方面的人文因素和特点”(于根元,1999:304)。基于这一点,结合社会、认知、文化等因素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进行研究的语用学对整个语言科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语言学的两大流派——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那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它不仅涉及语言学这两大流派的内在联系,而且涉及了语言学事业本身的前途和发展。尽管语言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的不同,但它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不应该有什么根本不同,相反,它们应该互为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学理论,而不应该为形式而形式,或者为功能而功能。“形式主义的语言研究,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一些真知灼见必然会成为日后语言研究发展的基础。但语言与思维、文化的密切联系毕竟是客观现实,所以到了一定的阶段,形式研究本身也必须考虑到思维、文化的因素,而纯形式研究的久已踏步不前,也就不难理解”(程雨民,转引自熊学亮,1999:i)。在当今语言学研究背景下,语用学已经从最初的“废物袋”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提出的理论与原则对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的研究也日趋深刻,这对那些从形式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者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呢?同样,从语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从句法学等形式研究中汲取一些营养呢?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实际上从任何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都必然会揭示一些只有从该角度才能获得的认识,所以,这些研究角度(不管是转换生成语法、语用学、会话分析、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法,还是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都应平等地存在于语言学这个大家庭中;尽管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应该是相通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任何一个语言学研究角度拒绝于语言学领域之外。我们渴望见到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之间的歧见得到理解和包容,渴望语言学研究中选择不同路向的学者最终能够分工合作,取长补短,为发展我国的语言科学、为推动语言研究走向繁荣做出贡献。

2. 语用学在中国

2.1 语用学理论的引进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评介了列文森(Levinson,1983)、利奇(Leech,1983)等学者在语用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前者从哲学的高度论述语用学的某些课题,如指称、预设、蕴涵、言语行为等,其理论性较强,但仅

在有限的论题内展开探讨;而后者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对语用学的某些原则作了具体的描写,如在介绍格赖斯(Grice, 1975)的合作原则的同时,还对语用中的得体和礼貌原则等进行了讨论。

90年代以来,我国从事语用学研究的学者通过多种渠道,尤其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交流,从网上获得大量有关语用学的资讯,并及时跟踪国际语用学的最新发展,密切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由于对外学术联系得到加强,我国学者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的范围就更加宽广。近年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批又一批地引进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原版著作,这对包括语用学在内的语言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深入研究语用学,人们注意了解和研究西方的语言哲学。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斯特劳森(Strawson)、唐奈兰(Donnellan)、戴维森(Davidson)、格赖斯(Grice)、奥斯汀(Austin)、塞尔(Searle)等语言哲学家的观点与思想,经常得到引用和评论。人们谈论语用学时,已不再是泛泛地提及莫里斯(Morris)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而是根据语用学与语言、社会、文化、交际的密切关系,按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和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两个方面来分析语用问题。人们也熟悉了80年代日本大修馆出版的亚洲第一本语用学专著《英语语用论》(毛利可信, 1984),书中涉及的语言哲学和语用语言学的内容得到我国学者的引用和发挥。人们现在谈论语用学,其内容已不再局限于英美学者提出的某些特定课题。当然,对一些具有新意的论题,如近年来语用学结合认知研究,谈论较多的是所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或斯珀伯和威尔逊(1986a/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后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语用学的范围,它还有助于言语交际理论的发展。自90年代开始,日本和西欧的一些语用学观点和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评论,如小泉保的《言外言语学:日本语语用论》(1990),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Verschueren, 1999)等。维氏在著述中认为语用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顺应理论,言语交际过程是在选择顺应的语言。他的所谓语言顺应,指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要顺应不同的交际对象和环境,要根据不同的说话对象和环境选择顺应的语言,要明确做出语言顺应的时效:临时性的顺应还是永久性的顺应,要决定语言顺应的程度,顺应所达到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维氏提到的“语用学是一种对语言的综观”的观点,人们早已不觉得陌生。这是说,在语言的所有层面上都存在语用问题;语用学要成为一种统一的、同时又照顾到各方面之间关系的语言理论。国外不断发展的语用学理论使我们得到进一步的启发。尽

管语用学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公认的范围,但这门学科本身早已表明,它是与语言应用有关的一门学问;而语言应用问题,必然关系到人们心理上的认知,关系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在不同场合下的交往、协商与顺应。可以预见,国外新的语用学理论和方法还会不断出现。我们完全可以说,语用学实际上是语言和文化交际中的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语用学研究当然也离不开这些领域。目前语用学研究的动向,同近年来语用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

2.2 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语言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时代条件,于是语言学各分相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从《国外语言学》(现改名为《当代语言学》)1980年第三期上发表题为“语用学”(胡壮麟)的综述文章至今,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足以说明我国学者在语用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此外,随着本书1988年在我国率先出版,其他的语用学专著接踵而来:《语用学概要》(何兆熊,1989)及修订本《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王建华,1993)、《中国语用学思想》(陈宗明,1997)、《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何自然,1997)、《汉语文化语用学》(钱冠连,1997/2002)、《信息语用学》(陈忠,1997)、《认知语用学概论》(熊学亮,1999)、《汉语语用学》(左思民,2000)、《语用学教程》(索振羽,2000)、《语用预设的语篇功能》(苗兴伟,2000)、《语用学——理论及应用》(姜望琪,2000)、《交际语用学》(康家珑,2001)等。此外还出现与语用学有关的专题研究论集,如《语境研究论文集》(西模光正,1992)、《语用研究论集》(社科院语言所,1994)、《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徐盛桓,1996)、《语用问题研究》(徐盛桓,1996)、《语用·认知·交际》(张绍杰、杨忠,1998)、《语用学:语言理解、社会文化与外语教学》(陈治安等,2000)、《语用学探索》(何自然,2000)、《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何自然、冉永平,2001)等。这些成果充分说明我国在短短的20年间在语用学方面所取得的迅速发展和获得的丰硕成果。

此外,1989年11月,我们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召开了首届语用学研讨会,会上陈楚祥教授作了题为《语用学在中国的起步》的报告。这篇由钱冠连教授执笔写成的报告第一次总结了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成长;1991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3年在山西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1995年与1997年分别在云南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第四届、第五届全国语用学研

会;1999年7月在西南师范大学举行了第六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第七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又于2001年8月在苏州大学成功举行。第八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计划于2003年又一次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广州外国语学院)举行。可以说,语用学在我国的发展生机勃勃。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不足:我们在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等方面与国外语用学研究相比还有一段差距。此外,我们还要加强与我国汉语界同仁紧密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既善于掌握汉语的第一手资料,又熟悉国外语用学的研究趋势。要就语用学的学科范围和研究目标展开讨论,务求取得共识。我们希望,汉语界和外语界的学者在今后能够携起手来,加强合作,共同为发展我国的语用学而努力。

凡有益于语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引进来能为我所用的语用理论和观点,我们都应该及时评介。借鉴国外同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研究我们自己的语用现象,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重复;同时还可以使我们的语用研究与国际同步。当然,语用学研究不仅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应大力提倡占有第一手材料,要充分运用我们丰富的汉语资源去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现象。这正是我们在推出《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的同时,对广大读者所寄予的厚望。

目 录

修订本前言

自序

第一章 什么是语用学	(1)
§ 1.1 引言	(1)
§ 1.2 语用学的起源	(3)
§ 1.3 语用学的定义	(7)
§ 1.4 语用学和语义学	(12)
§ 1.5 语用学的发展	(16)
§ 1.5.1 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	(16)
§ 1.5.2 形式语用学	(17)
§ 1.5.3 描写语用学	(18)
§ 1.5.4 发展缘由	(19)
§ 1.6 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23)
§ 1.6.1 言谈应对社会语言学	(23)
§ 1.6.2 语际语用学	(23)
§ 1.6.3 跨文化语用学	(24)
§ 1.6.4 语用学与翻译	(25)
§ 1.6.5 语用学与语言教学	(27)
§ 1.6.6 认知语用学	(29)
思考题	(30)
第二章 指示语	(31)
§ 2.1 指示语和指示信息	(31)
§ 2.2 人称指示	(34)
§ 2.2.1 第一人称指示	(35)
§ 2.2.2 第二人称指示	(37)
§ 2.2.3 第三人称指示	(38)

§ 2.3 时间指示	(41)
§ 2.3.1 时间单位概念	(41)
§ 2.3.2 日期和指示修饰语	(42)
§ 2.3.3 时间指示副词	(45)
§ 2.3.4 时间指示介词短语	(47)
§ 2.3.5 时态指示	(49)
§ 2.4 地点指示	(50)
§ 2.4.1 地点指示语的三种用法	(51)
§ 2.4.2 空间指示	(52)
§ 2.4.3 come 和 go 的内在指示意义	(54)
§ 2.5 话语指示	(56)
§ 2.6 社交指示	(62)
§ 2.6.1 语法形式和社交指示	(63)
§ 2.6.2 言语功能和社交指示	(65)
§ 2.6.3 社交语境和社交指示	(66)
§ 2.7 前指信息	(70)
思考题	(76)
 第三章 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	(77)
§ 3.1 什么是语用含意	(77)
§ 3.2 合作原则	(81)
§ 3.2.1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	(81)
§ 3.2.2 格林对合作原则的重释	(83)
§ 3.2.3 合作原则的遵守和违反	(84)
§ 3.3 会话含意	(89)
§ 3.3.1 会话含意的推导	(89)
§ 3.3.2 会话含意的种类	(93)
§ 3.3.3 会话含意的特征	(99)
§ 3.4 会话含意与连贯	(105)
§ 3.5 格赖斯的贡献与合作原则的不足	(106)
思考题	(110)
 第四章 礼貌的语用研究	(111)
§ 4.1 礼貌的界定	(111)

- § 4.2 礼貌是一种语用现象 (115)
- § 4.3 莱可夫的礼貌规则 (116)
- § 4.4 布朗和列文森的礼貌与面子观 (118)
- § 4.5 利奇的礼貌原则 (122)
 - § 4.5.1 礼貌原则范畴 (122)
 - § 4.5.2 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关系 (125)
 - § 4.5.3 礼貌原则的特征 (128)
- § 4.6 FTA 现象与调控策略 (134)
 - § 4.6.1 言语交际中的 FTA 现象 (135)
 - § 4.6.2 调控策略 (137)
- 思考题 (140)

第五章 前提关系 (142)

- § 5.1 前提的沿革 (142)
- § 5.2 前提、含意、蕴涵和断言 (143)
- § 5.3 前提的语义分析 (147)
 - § 5.3.1 前提触发语 (149)
 - § 5.3.2 语义前提的特征 (151)
 - § 5.3.3 语义分析的缺陷 (155)
- § 5.4 前提的语用分析 (157)
 - § 5.4.1 可取消性 (158)
 - § 5.4.2 投射问题 (160)
 - § 5.4.3 前提的合适条件 (163)
 - § 5.4.4 语用前提的特征 (165)
- 思考题 (169)

第六章 言语行为 (170)

- § 6.1 言语行为理论沿革 (170)
- § 6.2 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 (172)
- § 6.3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175)
 - § 6.3.1 施为句 (176)
 - § 6.3.2 言语行为三分说 (181)
- § 6.4 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185)
 - § 6.4.1 实施言语行为的规则与条件 (185)

§ 6.4.2 以言行事行为的种类	(190)
§ 6.4.3 间接言语行为	(191)
§ 6.5 言语行为的表现方式	(197)
§ 6.5.1 通过逻辑语义表现言语行为	(197)
§ 6.5.2 通过句法结构表现言语行为	(198)
§ 6.5.3 通过语境信息表现言语行为	(200)
§ 6.5.4 通过感情意义表现言语行为	(201)
§ 6.6 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与发展	(203)
思考题	(207)

第七章 关联理论 (209)

§ 7.1 关联理论的来源	(210)
§ 7.1.1 “关联”概念	(210)
§ 7.1.2 语用处理的非模块性	(210)
§ 7.1.3 关联理论与格赖斯理论	(213)
§ 7.2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	(223)
§ 7.2.1 语码模式与推理模式	(223)
§ 7.2.2 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	(225)
§ 7.2.3 明示推理模式	(228)
§ 7.3 关联理论的语境观	(231)
§ 7.4 交际中的关联性	(236)
§ 7.5 认知努力与语境效果	(238)
§ 7.6 关联原则与最佳关联	(240)
§ 7.7 关联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244)
思考题	(248)

第八章 形式与结构的语用研究 (249)

§ 8.1 语言形式的语用功能	(249)
§ 8.1.1 选择与制约	(249)
§ 8.1.2 时体形式的语用功能	(251)
§ 8.1.3 情态助动词的语用功能	(254)
§ 8.1.4 条件句的语用功能	(258)
§ 8.1.5 否定句的语用功能	(260)
§ 8.2 信息结构分析	(264)

§ 8.2.1	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	(264)
§ 8.2.2	话语结构中的指称信息	(266)
§ 8.2.3	话语结构中的关系信息	(267)
§ 8.2.4	话语结构本身的信息表现	(268)
§ 8.2.5	话语结构和语境信息	(271)
§ 8.3	模糊限制语	(272)
§ 8.3.1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273)
§ 8.3.2	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274)
§ 8.3.3	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	(276)
§ 8.4	语用含糊	(278)
§ 8.4.1	语用含糊的类型	(280)
§ 8.4.2	刻意言谈和随意言谈	(284)
§ 8.4.3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含糊	(287)
§ 8.4.4	语用含糊的积极作用	(291)
思考题		(293)

第九章 会话的语用研究 (294)

§ 9.1	会话分析概述	(294)
§ 9.2	言语交际的制约因素	(296)
§ 9.3	会话的结构分析	(300)
§ 9.3.1	预示语	(300)
§ 9.3.2	插入语列	(303)
§ 9.3.3	会话中的停顿	(306)
§ 9.3.4	转写标记	(307)
§ 9.4	会话的功能分析	(311)
§ 9.4.1	提问与回答	(311)
§ 9.4.2	后续话步	(317)
§ 9.4.3	会话修正	(320)
§ 9.4.4	话语标记语	(324)
§ 9.4.5	语码转换与语码混用	(328)
思考题		(331)

第十章 跨文化语用研究 (332)

§ 10.1	概况	(332)
--------	----	-------

§ 10.2 语际语用学	(333)
§ 10.2.1 定义	(333)
§ 10.2.2 主要内容	(335)
§ 10.3 社交文化语用学	(340)
§ 10.3.1 英汉语用差异	(341)
§ 10.3.2 语用失误	(348)
§ 10.3.3 “离格”英语	(360)
§ 10.3.4 语言顺应与语用移情	(364)
思考题	(371)
 参考书目	 (372)
人名对照表	(384)
常用术语对照表	(386)
I. 汉—英术语对照表	(386)
II. 英—汉术语对照表	(389)